

译林人文精选
Essential
Ideas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Der Sinn und Wert des Lebens

[德国] 倭铿 著 周新建 周洁 译



译林出版社



译林人文精选
Essential
Ideas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Der Sinn und Wert des Lebens

[德国] 倭铿 著 周新建 周洁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德)倭铿(Eucken, R.)著;周新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5
(译林人文精选)
ISBN 978-7-5447-3668-8

I. ①人… II. ①倭…②周… III. 人生哲学-研究
IV. ①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2088号

书 名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作 者 [德国] 倭 铿
翻 译 周新建 周 洁
责任编辑 王 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635 毫米 1/16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102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3668-8
定 价 2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精神生活的哲学

周国平

倭铿(Rudolf Eucken, 1846—1926)是一位活跃于前一个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生命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本小册子里,他对自己所建立的精神生活的哲学做了通俗扼要的解说。早在1920年,这本书已有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余家菊的译本。现在,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了周新建的译本。倭铿的文风虽不艰涩却略嫌枯燥,读时不由得奇怪他何以能够获得19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从他和柏格森的获奖,倒是可以遥想当年生命哲学的风行。一个世纪之后的今日,生命哲学早已偃旗息鼓,但我觉得倭铿对精神生活问题的思考并没有过时。

倭铿和尼采是同时代人,他比尼采晚出生两年,一度还同在巴塞尔大学任教,不过他比尼采多活了许多年。他们所面对的和所想救治的是相同的时代疾患,即在基督教信仰崩溃和物质主义盛行背景下的生活意义的丧失。他们也都试图通过高扬人的精神性的内在生命力,来为人类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的区别也许在于对这种内在生命力的根源的哲学解释,尼采归结为权力意志,倭铿则诉诸某种宇宙生活,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

叛离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处在自己的时代，倭铿最感忧虑的是物质成果与心灵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他指出，人们过分专一地投身于劳作，其结果会使我们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心灵。“现实主义文化”一方面只关心生活的外部状态，忽视内心生活，另一方面又把人封闭在狭隘的世俗范围内，与广阔的宇宙生活相隔绝，从而使现代人陷入了“社会生存情绪激奋而精神贫乏的疯狂旋涡”。然而，倭铿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既不像叔本华那样得出了厌世的结论，也不像尼采那样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超人”身上。他预言解决的希望就在现代人身上，其根据是：在精神的问题上，任何否定和不满的背后都有着一种肯定和追求。“人的缺陷感本身岂不正是人的伟大的一个证明？”我们普遍对生活意义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这个事实恰好证明了在我们的本性深处有一种寻求意义的内在冲动。既然一切可能的外部生活都不能令我们满足，那就必定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具有从直接环境所无法达到的深度。因此，现代人的不安超出了以往时代，反倒表明了现代人对精神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

二

倭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现代人找回失落的生活意义？他的解决方法并非直接告诉我们这一意义在何处，而是追问我们为何会感到失落。我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加繁忙，也享受着比任何时代更加丰裕的物质，却仍然感到失落，那就证明我们身上有着一种东西，它独立于我们的身体及其外在的活动，是它在寻求、体验和评价人生的意义，也是它在感到失落或者充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内在的精神生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灵魂。

在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独立的精神生活，这是倭铿

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他对生活意义问题的全部解决都建立在这个论点的基础之上。既然这种内在的精神生活是独立于我们的外在生活的，不能用我们的外在生活来解释它，那么，它就必定别有来源。倭铿的解释是，它来自宇宙的精神生活，是宇宙生活在人身上的显现。所以，它既是内在的，是“我们真正的自我”，“我们生活最内在的本质”，又是超越的，是“普遍的超自然的生命”。因此，我们内在的精神生活是人和世界相统一的基础，是人性和世界本质的同时实现。

我们当然可以责备倭铿在这里犯了逻辑跳跃的错误，从自身的某种精神渴望推断出了一种宇宙精神实体的存在。但是，我宁可把这看作他对一种信念的表述，而对于一个推崇精神生活的价值的人来说，这种信念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甘心承认人只是茫茫宇宙间的偶然产物，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精神价值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那么，我们的精神追求便只能是虚幻而徒劳的了。尼采和加缪也许会说，这种悲剧性的徒劳正体现了人的伟大。但是，即使一位孤军奋战的悲剧英雄，他也需要在想象中相信自己是在为某种整体而战。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隐含着一种超越的信念，也就是说，必假定了某种绝对价值的存在。而所谓绝对价值，既然是超越于一切浮世表象的，其根据就只能是不随现象界生灭的某种永存的精神实在。现代的西绪福斯可以不相信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或者倭铿的宇宙生活，然而，只要他相信自己推巨石上山的苦役具有一种精神意义，借此而忍受了巨石重新滚下山的世俗结果，则他就已经是在向他心中的上帝祈祷了。无论哪位反对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家，只要他仍然肯定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他就不可能彻底告别形而上学。

三

倭铿对于基督教的现状并不满意，但他高度赞扬广义的宗教对于人类的教化作用。他认为，正是宗教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独立的内心世界，坚持了动机纯洁性本身的绝对价值，给生活注入了一种高尚的严肃性，给了心灵一种真正的精神历史。在倭铿看来，宗教本身的重要性是超出一切宗教的差异的，其实质是“承认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存在于内心中，推动这种精神性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宇宙，并分有了宇宙的永恒活力”。

事实上，不但宗教，而且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道德、艺术、科学，只要它们确实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就都是以承认作为整体的精神生活的存在为前提的，并且是这个整体的某种体现。如果没有这个整体在背后支持，作为它们的源泉和根据，它们就会丧失其精神内容，沦为世俗利益的工具。在此意义上，一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乃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基本背景。也就是说，凡是把宗教、道德、艺术、科学真正当作精神事业和人生使命的人，必定对于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怀有坚定的信念。在精神生活的层次上，不存在学科的划分，真、善、美原是一体，一切努力都体现了同一种永恒的追求。

也正是从这种广义的宗教精神出发，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的任何精神努力是徒劳的了。诚然，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精神目标的实现始终是极其有限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作为整体的精神生活怀有信念，我们就有了更广阔的参照系。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不是整个实在，而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因此，在衡量一种精神努力的价值时，主要的标准不是眼前的效果，而是与整个实在的关系。正如倭铿所说的：“倘若我们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一个更大的序列的一个片断，那么指望它会澄清一切疑团便很不智，而且仍然会有许多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可能性，在更广大的范

围内却能够得到理解。”我们当然永远不可能证明所谓大全的精神性质,但我们必须相信它,必须相信世上仍有神圣存在,这种信念将使我们的生活具有意义。而且我相信,倘若怀有这个信念的人多了,人性必能进步,世风必能改善。如果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信念的作用便实现了,至于茫茫宇宙中究竟有没有一个精神性的大全,又有什么要紧呢?

四

精神生活既是个人的最内在的本质,又是宇宙生活的显现,那么,我们每个人是否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精神生活呢?倭铿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精神生活并不是一种自然延续的进化,或一种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一种能够从日常经验的活动中获得的东西。毋宁说,正因为它极其内在而深刻,我们就必须去唤醒它。人类精神追求的漫长历史乃是宇宙生活显现的轨迹,然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一开始是外在的。“从精神上考虑,过去的收获及其对现在的贡献无非是些可能性,它们的实现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和首创精神。”每一个个体必须穷其毕生的努力,才能“重新占有”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个性。倭铿的结论是:“精神的实现决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它允许被我们赢得。”

在我看来,这些论述乃是倭铿的这本小册子里的最精彩段落。在一个信仰失落和心灵不安的时代,他没有向世人推销一种救世良策,而是鼓励人们自救。的确,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在什么时代,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并且能够独自面对他自己的上帝,靠自己获得他的精神个性。对于他来说,重新占有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赋予人生以意义的过程。于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有了着落。

倭铿把每一代人对精神生活的实现称作一场“革命”，并且呼吁现代人也进行自己的这场革命。事实上，无论个人，还是某一代人，是否赢得自己的精神生活，确实会使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个赢得了精神生活的人，他虽然也生活在“即刻的现在”，但他同时还拥有“永恒的现在”，即那个“包含一切时代、包含人类一切有永恒价值的成就在内的现在”，他的生活与人类精神生活历史乃至宇宙生活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因此而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立场，一种恒久的生活准则。相反，那些仅仅生活在“即刻的现在”的人就只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盲目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在实际生活中，有无精神生活之巨大差别会到处显现出来，我从倭铿的书中再举一例。人们常说，挫折和不幸能够提高人的精神。然而，倭铿指出，挫折和不幸本身并不具有这种优点。实际的情形是，许多缺乏内在的精神活力的人被挫折和不幸击倒了。唯有在已经拥有精神活力的人身上，苦难才能进一步激发此种活力，从而带来精神上的收获。

目 录

第一版前言	1
第四版前言	2
导言	3
旧生活秩序	6
宗教生活秩序	6
内在理想主义的生活秩序	9
新生活秩序	14
共同的基础	14
自然主义的生活秩序	16
人转向自身	22
社会文化与个体文化	22
权衡与准备	33
一种建设尝试:精神生活的基本特征	41
一种新生活出现在人类中出现	41
人与宇宙	49
新生活的任务与伟大意义	57
阻碍和对阻碍的克服	66
精神生活与人的存在	66
精神生活的不成熟和表面上的不稳定	74

精神生活在宇宙中表面上的软弱无能	82
回顾与总结	96
对个体人生的结论	104
共同的生活进程	104
个体命运的差异	114
对当代状况的结论	117
倭铿著作年表	131

第一版前言

我想借助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让每个人尽量明了当代的种种内在问题,想以此使每个人都关注这些问题。对这一课题的这种理解为哲学讨论划定了明确的界限:不过在这些界限之内足以澄清问题,这样就有望展示探讨本身。对这个或那个读者来说,批判性的第一部分或许显得篇幅过大。重新使生活得以巩固和使文化恢复青春的可能性全系于这一鲜明的主题,不过只要证实这一主题是通向目标唯一可行的途径,它就能够获得充分的说服力;然而这种批判是不可或缺的,它并非存在于事物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之内。

1907年12月于耶拿

第四版前言

第四版不仅进行了一般性的修辞方面的修订以使其更加清晰易懂,还完全改写了各个章节,添加了新章节“个体命运的差异”。希望它和以前各版一样受到大家的喜爱,希望此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为内在的人生问题赢得应有的关注。

倭铿

1914年3月于耶拿

导 言

求索人生的某种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在安定的时代很少引人关切，因为此时共同体的形态和活动即包含着种种确定的目标，并且将其清清楚楚地展示给个体，因而根本不可能产生疑惑和提出疑问。倘若在这方面出现什么波动和争议，所涉及的也不会是目标，只会是达到目标的途径，不会触及任何共有的生活基础。唯有生命存在本身陷入纠纷和出现裂变时，唯有人生自身处于转折时，这个问题才会获得高悬在我们上方的威力，才会大大促使我们苦想深思，才会引发难以尽述的论争。现如今就是这样一种情形，眼下有如此众多的关于人生意义的探寻和论争，而且使得人与人之间生分疏远，这清楚地表明，人的生活如今并未统合入一个整体之中，缺少一个主导性的中心，缺乏一种共有的特征。其实我们只须稍稍仔细观察一下当今的状态便可感知，生活中有种种截然不同的潮流在发挥着作用，它们驱动着方向各异的努力，而且常常是方向截然相反的努力。被当作人生场所的一会儿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会儿又是这个可眼见目睹的世界；被赋予主导地位的一会儿是与自然界的联系，一会儿又是与人类的关系；人类群体中占首要位置的一会儿是大的整体，一会

儿又是个体。基于各不相同的抉择,人生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人生的核心便各不相同,人生的内容便各自相异,对我们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为我们设定的道路也大相径庭;于是各相迥异的不仅是图景,而且还有现实本身,这种争斗涉及的不仅是阐释意义,而且还有人生自身。此间谁若作为毫无掩饰的党人全身心投入众潮流中的某一个,他便会脱尽内心的纠结,便会消除所有的疑问。然而他也得为这种自以为臆想安定的心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即僵滞的狭隘和思想认识的浅显。谁若能够放眼整个时间长河并作出 不偏不倚的评价,谁若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去体验经历,他便会因那种分裂而陷入一种非常艰难的境地,一种他不可能静静承受的境地。诸多运动各不相同,每一运动似乎都包含有真理,似乎不能放弃的真理,然而这些真理相互对立,而我们看不到和睦地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于是我们一会儿被扯到这里,一会儿又被拉到那里,我们缺少一个统领性的总目标以及一个标准的尺度。单个的无可争议的成功组合不成一个整体结果,因而难以回溯到总体精神,它们使其流于不确定和虚空之中。这样一种状态不单挫去人生的勇气和乐趣,毁坏生存可靠感,也危及重大的精神创造。因为要进行这种创造,为我们的精神整体确立一个崇高的具有升华效力的目标是不可或缺的,一经拥有这个目标,我们就能摆脱所有的疑虑,就能超越我们自身。今天我们尤为需要一种欢快的生存勇气和一种勇往直前的创造。因为一批又一批的任务重重地压向我们,它们要求付出许多劳动和牺牲,它们在驱逐着旧日生活的安逸。如果这个整体不能让我们辨析出某种意义,如果所有的辛劳最终将因此而面临化为虚有的危险,那我们还会满怀信心地冒险去奋争,去付出劳动吗?

做不到,绝对做不到!我们不可能屈从那种分裂,我们必须

尽所有的力量去克服它。即便依这个时代的状况来说我们也毫无气馁的必要。因为这一状况本身已足够清晰地显露出,迈向另一种新生活的行动已经开始。然而,倘若我们不能以某种方式高踞于那些矛盾之上,倘若那种只须去完全享有和全力塑造的生活还未在我们心间萌动,我们恐怕就无法凭借我们感觉到的强度去感受那些矛盾。如果问题不在于人生观念而在于人生形态,那就只管勇往直前,只管大力地自我深化,因而我们的目光是投向前方的。不过为稳妥起见,我们必须首先明了复杂多样矛盾重重的当前状况。现状所包含的种种形态不只是纯粹尝试阐释性的沉思,它们是事实上的成果,是将许许多多的人联接在一起并深深影响着人类境况的生活凝结。如若没有展露某种真实,如果不体现某种真理,它们就难以成就自身。这种真实和这种真理对我们来说也是绝不可失的。另外,如果我们将各不相同的形态排列起来并从总体上进行观察,或许这一问题的当前状况就能从中尤为清晰地显现出来,能够借以探寻人生发展以及整体重新凝结的方向或许会从这里显现出来。这种探寻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大概只能由生活自身的活动和经历来决定。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停留在今天所在的位置上静候自己能有什么成就。因为如果不进行抗争,不继续努力,今天已经在起作用的那些对立必将日益加深,必将日益严重毁坏生活的内涵。因此,如若不愿在心灵上日益沉沦,我们必须努力求进,必须心怀这样一种信念: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必要性,它不仅高于个人的意愿和见解,而且高于整个人类的意愿和见解。怀着对这种必要性的信任,我们的探寻开始了。

旧生活秩序

宗教生活秩序

在各种对当代人具有感召力的生活秩序中，以宗教为基础的生活秩序如今依然还发挥着最强有力的影响。它将与某一超越于世界之上的精神的关系化作生活的基本关系，这种精神同时又统治和全面管理着这个世界。基督教进而将这种统治世界的力量确定为完善的道德体系，确定为正义和善的精神。宗教生活秩序将宗教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将其作为某一独特思想世界的源泉。这种转变源于人的存在遭受的严重动撼，发生在那些让人痛苦地感受到自身的无力、平凡生活的无价值，同时又深切向往一种新生活的岁月。在我们西方文化圈中，这一变化发生在基督教在犹如暴风骤雨的运动中最终获胜的那些个世纪里。渴求宗教的炽热激情随后逐渐缓和并得以净化，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宗教的生活体系，这一体系在数百年数千年间乃至当代都发挥着强劲的影响力，如今依然保有它的权利。

在这种宗教体系中，人生专注于唯一一个目标，专注于与完美精神的关联，所有其他行为只有以其为准则和为其尽力才具有一种价值。与这种严格的专注紧密相关联的是纯属自我的、超脱世间所有纠纷的内在精神的形成。这种内在精神摆脱了在外在世界获取成功的压力，其主要活动在自我中进行，创造了人类心灵之间的沟通，创造了一种完满的相互感受和相互体验，从共